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三集

宣統二年十二月出版

古今說部叢書三集
〔六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校輯者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版權
所有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各書坊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山西 文元書局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寧波 汲綆齋
安慶 神州報分館

林下清錄

武林沈仕

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一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也。

宋字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余鼎俎。家復何患。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饌。

釋仲殊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種花。陪酒陪歌。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小劣。用竹瀝水煎。遂勝。

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上出去也。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畫。親爲臨摩。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眞。後井以眞贋之本同送歸之。

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山居嵐重。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薑細嚼。熟酒下之。薑湯亦可矣。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見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秦少游云。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人世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攷訂。

唐有魚子牋。宋顏方叔嘗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

陶人爲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致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者。他境人不達者。聞饋五經。帶束立于其門。

孟蜀時。兵部尙書李昊。每春時。將牡丹花數枝。分贈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凋卸。卽此酥可食之。無棄穠艷也。

王元寶。每冬月大雪。令僕夫自本家坊巷口。掃雪爲逕路。躬立于坊巷前。迎揖。

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樂之。爲暖寒之會。時稱豪友。
趙和仲云。知古者莫如洪景廬。知今者莫如陳君舉。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

建人謂鬪茶爲茗戰。

袁伯長父言。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忌入八分。
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秀。及見九華。
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韋仲將墨方曰。合墨法。以眞珠一兩。麝香半兩。皆擣細。後都合。下鐵臼擣三萬
杵。杵多愈益。不得過二月九月。
相墨經。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爲上。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籍草。以紅裙遞相揜掛。爲宴幄。
子瞻到黃。廩食旣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文。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錢。
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取一塊。給一日之用。餘則別貯。以給賓客。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筭。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醢
醢楊梅。枇杷幸爲執友。

倪文節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
或謂東坡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坡笑曰。病者
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酒。吾爲之酣適。專以自爲也。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之。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
水過吾師丈人矣。

山僧可以伴行。可以同旅。寶劍可以辟解邪魅。可以代嘗健僕。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
白太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管子曰。天下名山。凡五千二百七十。

翬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竊窺而幽深。塞山童顙而堆阜。

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爲文者。宜略識字。

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

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嘯有十五章。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峨眉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用此物何爲也。

陸龜蒙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日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人造其門罕見。

管輅頓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高似孫緯略云。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唐李約司徒汾公子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養一猿。名山公。月夜嘗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賓。

朱考亭答楊元範書云。字書音韻。是經中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不理會。卻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也。但恨蚤衰。

無精力整頓得耳。

曲江貴家遊賞。則剪百花。裝成獅子。遞相送遺。獅子有小連環。欲送則以蜀錦流酥牽之。唱曰春光且莫去。畱與醉人看。

眞率筆記

闕名

季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爲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爲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爲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

吳郡有婚姻塏。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爲名。後世誤以婚姻爲分金，且以爲管鮑事更謬。

霍光園中鑿大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

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花。照爛几案。因自造金花之曲。

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莊姬藏于笥。終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閣中諸虫不死。冒寒而鳴。姬以告袁。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乎。關關贈兪。本明以青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不見矣。兪寶之。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因呼爲羊公鶴。

致虛雜俎

闕名

閨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寶珠寺荊州李姥浦同。太眞着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乃眞鴛鴦蓮花也。太眞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乎。貴妃由是名襪襪爲藕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艸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以艸履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曰。元州祥管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尙卿。筆神又曰。昌化。

玄宗與玉眞。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裹目。在方丈之間。互相捉戲。玉眞捉上。每易而玉眞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眞于袿服袖上。多結流。

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眞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比貴妃差勝也。謂之捉迷藏。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眞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血汙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龍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鍾。皆世無其匹。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對之竟日。喜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几上。令宮人闇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爲勝負。謂之鬪巧。以爲歡笑。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綵。作連理花千餘朵。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

巧。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東。皆仙樂也。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終歸之野。鑿鉄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爲馬鞭。一揚卽走。謂之不須鞭。

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噉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噉二字。唐詩常用。

